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

### 第八回 聞喜報趙明毆子 投相府認兄訴情

貧居街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 繼成才高登金榜，羞殺嫌貧愛富人。

話說愛姐遵母命，來至門內問道：「外面何人叫門？」劉保說：「是我叫門。」愛姐說：「劉保哥嗎？」遂把門開放。劉保一聲不語，奔到草堂說：「大爺子，我給你老叩喜！」跪在地就磕響頭。龍氏問道：「劉保你瘋了，你叩的哪門子喜？」劉保說：「俺大叔得中狀元，報子現在門外。這不是報單嗎？」雙手奉上。龍氏接過報單一看，不由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劉保你替我代勞，陪報子飯鋪用飯。這有廿五兩銀拿去，除去飯帳，餘剩賞給報子。」劉保接銀陪報子去了。這時候龍氏又憂又喜，喜的是丈夫得中狀元，叔叔有了出頭之日；憂的是小嬌女扮男裝赴京平安否？未卜到京未到京，不由長吁短歎。自己只得寫了一封書信，信中所寫無非是家中遭的是非，叔叔南監受罪，婆母氣死，小嬌女扮男妝赴京尋兄之言，寫畢封疊好。只見劉保走來說道：「報子在門外謝賞回京。」龍氏說：「這有書信一封，帶到北京交與你大叔那裡，自有重賞。」報子接信赴京，這且言講不著。

且言蔡知縣已知孫繼成得中狀元，這一驚非小。回到私宅，見了夫人說道：「我這七品官坐不穩了。」韓氏問道：「這話從何而起？」蔡知縣說：「孫繼成得中狀元，我受了百兩黃金，把他兄弟問成死罪。他若知曉，豈能善罷干休？我丟官罷職事小，恐有性命之憂。」不由心中害怕，眼含淚水，韓氏聞言，微然一笑，口尊：「老爺不必憂心，雖然將孫繼高定了死罪，現有趙府呈詞，又有孫繼高的口供，院司都有批諭，可以向他折辯。難道說哥哥得中狀元，他兄弟殺人就不抵命了嗎？古云：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例。」這一席話說的蔡知縣心花亂墜，按下不表。

且言趙明這一日正在大廳閒坐。只見家丁走進大廳說：「回稟老爺。」趙明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家丁說：「聽人說孫繼成得中狀元。小人不信，趕到孫宅門前一看，見孫宅門旁貼著狀元及第紅報，此事真確。」趙明聞聽家丁之言，大吃一驚，默默無言，低頭不語。心中暗想：「當初貼請門婿孫繼高過府讀書，我是一番好意。可恨馬氏母子終朝每日調唆，是我一時不明，心地糊塗，耳軟心活，設計暗害繼高。如今孫繼成中了狀元，若是知道繼高南監受罪，必然金殿上本，只恐我的大罪難逃。又不知蘭英、夢月這兩個奴才的去向，萬一娶親，我以何言答對？」左思右想，無法可使，吩咐來福去叫趙能：「速來見我。」來福遵命，來至後院，口尊：「大叔，老爺在大廳等你說話。」趙能正在東廂房熟睡，忽聽老爺呼喚，急起身走進大廳，見了趙明，口尊：「父親，將孩兒喚來有何事訓教？」趙明吩咐來福、來壽：「把這小畜生給我捆起，吊在樑上。」兩個家丁不敢怠慢，用繩把趙能捆訖，把長繩撇過梁去，用繩把趙能扯起。趙明說：「看皮鞭伺候。」家丁將皮鞭遞過，趙能含淚哀求：「饒孩兒並未為匪作歹，辦錯了事。」趙明用皮鞭一指，說道：「我將孫繼高請來讀書，猶如你母子添了眼中釘、肉中刺的一般，調唆謀害他。老夫一時耳軟，上了你母子的賊船，花費了若干的銀錢，又丟了我的女兒。現如今孫繼成得中狀元，堪堪回家祭祖，你母子所做之事，此禍非輕，你還說未做錯了事。」揚起皮鞭「啞、啞、啞」就打了無數的皮鞭，只打的趙能渾身青紫，皮開肉綻，一陣發暈，一陣發迷，這才停手不打，回書房歇息去了。

且言馬氏正在堂樓悶坐，忽聽前廳一聲低一聲高喊叫，猶如殺豬的一般，心中好生詫異，遂即下了堂樓，來至前廳。只見四下無人，忽聽哼聲不止。抬頭一看，見趙能懸吊在樑上，渾身的青紫傷痕，就知道是趙明打的。只疼的馬氏眼含淚水，心如刀攪。罵一聲：「狠心的老狗，為著何事這樣毒打？我兒生長十九歲，嫩骨嫩肉，若給打殘廢了，老娘倚靠何人？」口內咕咕囁囁，用手把繩解開，把趙能放下去了。把趙能扶上堂樓，躺在牀上，馬氏問道：「老狗因何吊打你？下此毒手？」趙能說：「一言難盡。孫繼成得中狀元，不日回家祭祖。趙明說我母子主謀害孫繼高，故此把我打的死去活來。」馬氏聞言，只嚇的面色焦黃，說：「果然孫繼成中了狀元，回家祭祖，豈肯善罷干休？趙明老狗必推在咱母子的身上。那時有口難分訴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咱母子今夜逃走方是上策。」母子二人商議妥當，立時打點金銀，不料被趙明聽了個真真切切。

自從趙明打完趙能，在書房歇息，見來福走進稟道：「太太把少爺繩索解開，扶上堂樓去了。」趙明聞聽氣往上撞，站起身形竟奔堂樓。上了樓梯一擺手，眾丫鬟不敢言語。只聽他母子要逃走，立刻吩咐來福、來壽將他母子鎖禁冷房，一日三餐不可缺他。讓二人晝夜防範。按下不表。

再言趙蘭英、李夢月姐妹二人，在清河鎮姪母家住了兩日，次日清晨女扮男裝已畢，來在堂樓以上，辭別姪母，上京尋兄。蔣氏太太一把拉住蘭英，含淚說道：「老身帶病，自從甥女來府，病症已愈。今又走的太急，教老身如何割捨？」玉梅在一旁也是戀戀難捨。蘭英含淚說道：「甥女也是難捨姪母、表妹，無奈心懷大事一件。若上京大事辦妥，甥女必來伺候姪母。」此時正在難割難捨之際，李夢月在一旁接言：「此地離京不甚遠，此去不過半月二十天也就回來了，再敘家常。今日天亦不早，再若遲延，恐怕趕上不宿頭，那就不便了。」蔣氏夫人說：「月姐言之有理。」母女三人將蘭英、夢月送下樓，直送到後門以裡。夢月把馬叩備停當，牽出後門，認鑿乘騎，一聲「珍重」，灑淚而別。

二人在馬上行程，涉水登山，早投店晚起程，飢餐渴飲。有話則長、無話則短，半月之期進了北京。正往前行，只見一人攔阻馬頭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二位相公下我店中罷。人人皆知我劉小全店中房屋乾淨，飯食俱全，價錢隨便開發。新科狀元在我店內住中的。」夢月向蘭英說：「大兄，你看這店主人甚是和氣，咱就住在這裡罷。」蘭英點頭，二人搬鞍下馬。劉小全將馬牽在槽頭拴好，喂上麥夫料，把行李搬進上房。劉小全打來洗臉水，二人淨了面，又泡了一壺茶來，二人喝茶。見那迎面掛著一幅挑山，是水墨古蹟，旁配一幅對聯，字體端正，上聯寫「有志氣方為奇男子」下聯是「無涵容豈是大丈夫」，落款是：「無錫孫繼成。」看罷心中一動，扭項問道：「店主人，這寫對聯的孫繼成是住在你的店中嗎？」小全回答：「正是。客官你問他則甚？莫不成煩他寫幅對聯嗎？」蘭英回答：「我名孫繼高，這寫對聯的是我長兄。自他在京中三年未曾回家，家母命我前來尋找，一同回家。」小全說：「原來是二老爺到了。小人不知，多有得罪，望乞寬宥罷。」請了一個安。蘭英問道：「店主人為何這樣稱呼？我好不明。」小全說：「二老爺有所不知，你家大老爺自前年進京赴考，住在我的店中，身染病症，誤了場期，在此賣字度生。等至今年開大比，我贈銀兩，置買靴帽藍衫，大老爺三場得意，殿試聖上欽點狀元及第。現在高相爺府入贅，給我白銀百兩，親筆寫了一幅對聯，僱匠人裱好，我掛在這裡。二老爺若見大老爺之面不難，趁天氣尚早，小人願領二老爺相府見兄。」蘭英說：「又勞店東貴步。」小全說：「無妨。」蘭英要開發店飯錢，小全執意不收，遂將行李給搭在馬上，牽出店門。二位小姐搬鞍上馬，小全頭前引路，竟奔相府。